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三卷

論道門第二

○余曰鯀汨陳五行堯晏然不以爲慮

上曰夫慣習卽安之如自然不慣習卽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卽民不怨決河壞民產卽民怨余曰

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所謂天之所爲者亦如河決是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五行九載以 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

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故也

臣瓘論曰安石曰汨陳五行九載堯晏然不以爲慮

臣聞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曰博施

濟衆堯以爲病何至於晏然不以洪水爲慮乎蓋人

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爲難博施

主晏然不以爲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爲蔡卞

觧釋詩書同此一説

○余曰陛下檢察市易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

叢脞也

余曰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在務煩細非帝王大體此

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余曰市易務　陛下撿察太苛士不敢有爲俊民不章

矣

余又曰　上市易務如果于行人事纔立得七行法如
此類甚衆但以　陛下撿察太苛故使臣頗畏縮不敢
細制臣以謂　陛下不當擾之使怠惰因循使細民受
弊也王省惟歲歲月日時無易乂用明俊民用章今
陛下未免叢脞乃責市易務煩細此乃所謂歲月日時既
易士之有能有爲若畏縮不敢有爲俊民與無能偷惰

之人同歸微而不章矣

臣瓘論曰　神考聖訓謂市易法苛細恐其有害細民故初欲罷之所以懷保小民也而安石則曰非帝王大體此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神考沮抑呂嘉問所以去姦賊而養嘉穀也以入之用明何以加此安石則曰使民不章矣借典謨洪範之言以文私意豈獨此哉

○余曰　陛下抑程昉恐後世議聖德

余曰唐太宗行義至不脩　陛下脩身與堯舜無異然

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
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千貫脩橋乃用
此錢脩橋了更脩𫟈舍營房罷都日掠房錢八百文又
置到水植二萬七千貫所開閉河四處障河黃河外尚
有淤澱又出田四萬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
以法論之千頃合轉一官昉須轉須轉四十餘官可
也乃并數處功轉一官又令與宗師同放罪　陛下放
宗師罪己是屈法又更抑程昉臣恐非但今日天下以
爲非書之簡冊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

臣瓘論曰安石謂程昉當轉四十餘官而　神考止令轉一官安石謂程昉無罪可放　神考必令放罪

神考審察功罪明其賞罰馭臣之柄不分於下此所謂是也而安石曰天下以爲非又曰書之簡册恐後世有以議聖德臣竊謂後世若有公議則當議其罪者宰相王安石而已　神考聖明之斷載於簡册安可誣也

○余曰今　陛下未免坐於流俗之中

余曰　陛下明是非好惡使人知理分所在則中人以

下亦多服從　陛下所爲必不至於敗壞今多或以爲
陛下尚可欺以其所爲故未肯悛革譬如運甕須在甕外
方能運若坐甕中豈能運甕今欲制天下之事運流俗
之人當自拔於流俗之外乃能運之今　陛下尚未免
坐於流俗之中何能運流俗使人順聽　陛下所爲也
臣瓘論曰痛哉流俗之論也自熙寧之初宰相之所
欲爲　聖主一有所違則立運甕之說以陳於前歲
月既深其論益勝然而天下習俗自有正流不恤身
害不逐世利老死而不變者其人多矣人之趣善如

水之必東安可使之逆流哉

○余曰商鞅立法簡而要

余曰　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戰之法只司馬遷所以記數行具足若法令簡而要則在下易遵行煩而不要則在下旣難遵行在上亦難考察

○余曰秦孝公擇術濟事與　陛下如何

余曰唐太宗能使佞人如裴矩者更肯正諫如此纔能爲唐太宗　陛下聰明膚知足以遠追三代之主然剛徤篤實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以及唐太宗恐　陛下不

可不思非特唐太宗至於秦孝公所以擇術濟事與
陛下如何臣恐優游退託如此則無致治之日
臣瓘論曰安石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臣始讀其詩謂安石所取於鞅者能必行其政之一事耳及觀日錄乃知安石兼取其法令簡而要也非特如此以秦孝公擇術濟事以爲是以 神考優游退託爲非嗚呼 神考初以帝王之佐望安石而安石乃自比於鞅而以秦孝公之事責 神考此 神考所以九載之後棄安石而不用也

〇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
漢宣帝
余曰漢宣帝不足法　陛下聖質高遠當慕堯舜三代
盛王如漢宣帝不足以言
上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朕意趣誠廣大但才
力庸短未能運動天下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發
臣瓘論曰日録所造　神考謙辭或曰朕頑鄙或曰
朕才力庸短或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
此之類不可勝舉矯誣聖訓欺罔士類以荅悖慢之

習可勝痛哉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

余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大勢驅率衆人而能令上下

如一者今運數十萬人為保甲又使之上番乃人人取

狀召其情願自古作事未嘗有如此者此乃以　陛下

每事過慎故須如此

臣瓘論曰舜戒禹曰欽哉慎乃有位敬欽脩其可願

神考每事過慎而於立法取人情願可謂得舜禹之心

矣安石乃欲以大勢驅率衆人而以　神考之過慎

爲非是非如此則蔡卞之所謂國是者有自來矣

○余曰此乃定計歟於前必事功於後

余曰　陛下以爲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何也

上曰莫是能果斷余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等而已天下賊盜殺人亡命者皆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以爲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

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
臣瓘論曰任計數者儀秦之學也必事功者強霸之
術也周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
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
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
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
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不用計數雖唐太
宗不能及也今乃謂世宗初以兵彊則招集亡命始
而用之成功之後則旣黜其勞又盡誅之如此則是

用民如禽獸棄信如糞土此管仲之所以不取而商鞅之所以不爲也而謂世宗爲之乎蔡卞唱尊私史執爲國是先定計數以必後功每以自賢之心容操使能之柄所以使紹聖同列者定計數於先旣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建中靖國之大臣者定計數於先旣使而後陷之所以使其先者亦定計數於先也京懲惇布前事方未陷之時與之格鬭尔勝尔負而京之計數終出其下卞之所定於先者其計受於安石卞之所必於後者非臣之所敢知也

右論道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段

臣瓘論曰孔子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古之君子法坤之順以承其君雖有致君之道澤民之術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如其不順則敢心生矣敢則悖悖則戰戰則其血玄黃陰陽兩傷君臣之間豈細至此故承天之順不可不習習而後行則不疑其所行矣不習而行則天下之所共疑也尚可信哉坤之六二大臣之位也而其辭曰不習無不利古之君子習承天之事而未嘗有意於此位也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其用而行也則以既習於未行之前耳臨事而後習能免其疑乎然則六二之不習其習也久矣習此道者其可以捨春秋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春秋尊元之法尊尊卑卑並定而不可易也故爲人臣而必陷於僭偽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害而爲之不知春秋者不知其義被以惡名不可辭也然則處承天之位者可以捨尊元之法哉既處承天之位既捨尊元之法革而不當其悔不亡無祇悔也而繼之以改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何至於迷復哉

元本以上爲第一卷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四卷第二

獻替門第三

○余曰　太祖爲史珪丁德裕之徒所欺濫誅無辜

余曰

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爲史珪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不知　陛下於欺罔之人能有所誅殺否

臣瓘論曰

太祖皇帝臨御之初命史珪博訪外事珪所奏曰按驗

皆實由是信之及珪與郭贄梁周翰升

太祖察見姦狀卽亟遷周翰爲左贊善大夫而史珪之

言遂不復見用今王安石謂

太祖爲史珪之徒所欺濫誅無辜卽不知所欺者何事

所誅者何人而乃以

太祖濫誅無辜也又丁德裕在西川時與張延通不協

歸闕告延通陰事

太祖怒延通按問延通引狀

太祖始欲赦延通及便殿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命斬

之夫抗對不遜人臣之大罪也延通武人固不知學而事君之禮不當悖慢豈特講求經旨而後能知借使延通爲德裕所譖本無毫髮之罪而

太祖以其不遜怒而斬之此乃至明至斷而可以爲人臣悖德之戒也今安石乃謂

太祖爲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延通不遜而可以謂之無辜斬一不遜之人而可以謂之濫誅則是人主

咸令無可施之地矣又況誣

藝祖欲以濟其誅殺之謀乎

○余曰　眞宗時君臣議論相與皆滅裂而已何以待
戎狄
上問及　眞宗時邊事余曰　眞宗實錄言當時事大抵
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
待戎狄
臣瓘論曰景德中契丹犯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
是之時若無寇準則欽若之私計得行而天下分爲
南北久矣惟倚信寇準而不用欽若混同南北兼愛
戎夏不殺之福如川方流此乃

真宗所以待夷狄之道而安石以謂君臣議論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忍施此語於　宗廟則誣蔑群臣尚何足論

○上曰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上又問尊號此於朕無一加損雖百字亦何補余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

上曰三尺童子亦須知受與不受無加損

臣瓘論曰　神考不受徽號乃廟論之極矣假使人臣有啓迪之言豈可獨掠人君之美以爲己有余曰

受與不受於理皆可則是小失其事以　神考不受之美爲不足言也非特如此又造　神考之言曰三尺童子亦須知得受與不受無加損嗚呼　聖主之所以力行超越近古而誣造　聖訓以爲三尺童子之所能知輕君罔衆可謂甚矣呂誨所謂驕蹇慠上豈非先覺也歟

○余曰但恐内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

上曰朕疑發除未聽樂而微有燕余極論其當如此

上又疑北使在廷余曰此苟合於禮義乃所以示夷狄也

臣度

陛下聖質如此必不以行此爲難　上曰此有何難但恐

此小節不足爲余曰動容周旋中禮所以爲盛德之至

但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乃非所以應天

臣瓘論曰　神考當厚陵復土上之初旱災恐懼之時

徹樂用禮　聖性所安安石身爲執政雖有入告之

言亦當揚我后之德順之於外掠爲己美固可罪矣

又矯造　神考之言曰恐此小節不足爲又自造對

上之言曰只恐內無其實而外爲小節以示人嗚呼此

神考躬行之大美而自爲小節此何意哉譏薄君父可
謂甚矣
馮以爲我理未嘗不直
上又慮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如何余曰若如此卽不可許
上曰不已如何余曰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
與之辨而已　上曰若遽交兵如何余曰必不至如此
上曰果至如此如何余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
丹亦人耳馮以爲我理未嘗不直
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爲

太祖所滅

臣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必造 神考聖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 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二數也至於以何嘗理曲之言歸於 神考則矯誣乖悖尤爲甚矣

○余曰此事怪異難以爲條貫

上曰如蕃使坐位會聚處別設提舉官位如何余曰州縣會聚雜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怪異難以爲條貫

臣瓘論曰安石造 神考之言曰蕃使坐位會聚處別設提舉官位如何安石又造僞對曰州縣會聚雜壓各有著令若令提舉官別設位坐此事恠異難以爲條貫嗚呼造蕃使之問可知其矯誣立恠異之對可見其譏玩此 聖主之所宜知也

右獻替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六段

臣瓘論曰政教有是非命令有可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替其否是以政平而無干民無爭心此晏子

獻替之說也三代聖賢之君從諫之道改過之法其有不由此者乎晏嬰一國之佐不敢忘獻替之義以輔其君況爲天下之相當如何哉王安石進爲之初抵取六經之言所以文其私意者皆經語也因爲六經之術悉在語言先賢議論竝無經旨捨古故老更練之言行新奇可意之論可獻者替可替者獻

神考熈寧九年厭安石獻替之罔公驗執政私人之害國先除鄧綰次出安石此成湯不吝之明而堯舜黜陟之道也安石以熱中之心著詆誣之史追蓋前謬

接連下文

變亂事實蔡卞用事遂出其書而行之執爲國是人不敢非然則蔡卞所執之是卽安石所唱之可也謂
太祖濫誅無辜天下其以爲可乎謂　神考好惡不分明天下其以爲可乎嗚呼此特其言之不可者爾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五卷

理財門第四

余曰正爲經術以理財爲先

上曰范純仁又有文字意甚忿言臣始見　陛下用富弼王安石臣竊慶忭以爲必能以堯舜之道致太平今富弼家居不出王安石乃以富國彊兵霸者之事佐

陛下余曰范純仁至中書亦責臣本以經術佐人主今乃以理財爲先臣答以正爲經術以理財爲先故爲之若

不合經術必不出此

○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理財開導　陛下余曰近日言事者更曾及學校事否　上笑曰却更不說著

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謂臣但以財利開導　陛下不及庠序之教及今脩成庠序貢舉之法即更置而不言

陛下謂此等何意

○余曰今欲理財恐壞風俗

余曰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　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　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

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
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　上頷之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然好理財　余曰
陛下天資超邁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財允利於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為急不急於講道何由見理見理有不盡何能運動群臣　上大以為然
余以為榷法不宜太多
上又論及榷茶余以為難　上曰今酒亦榷礬鹽亦榷何獨至於茶而以為難余以為榷法不宜太多

○余曰以理財爲先以使能爲急則人將機巧趨利
余曰理財誠不可緩然以理財爲先以使能爲急則人將機巧趨利此俗成則非人主之利非天下之福天下使能非所以爲和明禮義廉耻以示人崇進忠良恐不可緩
（事譬如和緩當令疾病適卽然後爲和今偏於治則與）
○余曰　陛下卽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學校又不以爲急以理財爲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於觀聽不足
上令召何接求試問余曰接求未可知恐或只是能作文

字又無行義 上曰言財利恐不須問他行義余曰
陛下卽位以來德義之教未有以加人至於學校則又不
以爲急旣不得已以理財爲先務更召致無行義之人
則恐於天下觀聽不足
○余曰若官鼓鑄鐵器卽必與漢同弊
上又問榷鐵如何陽叔亦多言鐵冶利害見討尋本末余
曰漢鹽鐵所以尤致人議論者以縣官所賣鐵器多苦
惡至於鹽器多不便於民用令官吏大勝漢武時若官
鼓鑄鐵器卽必與漢同弊

臣瓘論曰此元豐之事故安石所書如此

右理財門類編王安石日錄語凡八段

臣瓘論曰按安石初爲從官即唱理財之說及爲參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卷安石於未作執政已前七對　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至於執政供職之第一日即僃奮對　上之言曰人主當以成禮義廉耻之俗爲急若先󠄂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耻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獘孟子耻言利曰亦有仁義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人人不敢

後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嗚呼安石著首擬此語
却思孟子之說其於前日所行不可謂之無悔心也
年運已徃雖悔可追悔而不改濟以欺僞作此誣書
陰授蔡卞卞紹聖用事之初專述熙寧及
哲宗既怒常立然後駁難元豐始與序辰謀作訴理之
事矣事之本末臣請叙而論之臣聞紹聖三年尚書
右丞蔡卞引選人常立為假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又
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被詔職除侍從官
哲宗問卞曰立試 神考而卞薦之何也又顧丞相惇

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不知因請其語

哲宗怒曰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來民在塗炭又云自秩與丞相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尊安石而詆薄 神考如此卞三薦之何也卿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狀

哲宗親指塗炭敗四字以示宰執惇等皆頓首謝罪請貶立退擬立監蔣州酒給事中葉祖洽駁曰立詆毀 先烈謫輕地近乃改立永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寶特勒停初太學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唱其

言於太學曰　神考知荆公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哲宗旣怒常立卞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語亦自此不敢宣言於衆卞於是與序辰等始用蓋抹之術

右總論上

臣瓘論曰日錄載安石之言曰人君爲天地萬物主須是蓋抹得事過乃能濟天下紹聖中蔡卞用蓋抹之術在旣寘常立之後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請稽

其本末而論之熙寧九年鄧綰落御史中丞安石亦
相繼罷去退居鍾山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
之時增損潤色九年筆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吸
衆好照顧本末以完私美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於
進書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賣不知 宗廟之遭誣
誣也 天實誘之使蔡卞常立
哲宗皇帝灼見姦偽竄侍臣於遠方卞懼偽迹浸彰於
是屈意改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卞之初意識薄
神考元豐之政專務紹述安石熙寧之事至是知其不

可則與蹇序辰同誅以　神考褒勸吳居厚手詔牓於　朝堂其迹則善述熙寧深贊元豐其心則出脫安石詆誣　宗廟夫詔褒居厚乃　神宗竄駁監司之意爾元祐初章惇爭論役法劄子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共欲勑牓之時先以章惇元祐劄子脅持宰相曰若以居厚京東鹽馬之事爲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財之詔爲非也惇計無所出噤不能語於是亦以勑牓爲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財

自謂合於經術謂司馬光之徒皆不曉孟子義利之說豈以理財爲不美哉及退而著書則於作叅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　上之言曰孟子恥言利若宣著爲利之說則恐壞風俗又造安石奏　上之言曰　陛下但好理財則利於理財者則汲汲而用至於講道則不以爲急又曰以理財爲先則人將機巧趣利又曰若以理財爲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蓋安石捨衆自用造法於得君之初事過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　宗廟圖蓋己愆

是可忍也復何議哉又歸過之言曰臣常勸 陛下
不須多張榷法又論榷鐵則曰官自鼓鑄則必與漢
同弊此所以譏元豐之政也卞及序辰謀取 神考
駕馭監司之詔榜於 朝堂豈爲一吳居厚而已哉
欲實安石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
舒有慘天道所以變通一張一弛文武所以相濟
神考聖訓曰什一而稅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
財之正論 聖主之本心也乃至於 詔獎居厚則
所以獎有勞之臣耳孰敢以爲非乎卞等揭揚一詔

便謂安石所諦理財之事可以移過於　宗廟而曰

錄誣偽之言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蓋卞等所謂蓋

抹者如此

右總論下

元刊本以上為卷第二

戊辰四月初十日書階校記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六卷第三

邊機門第五

余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

余曰

上曰秦漢以來中國人衆地墾闢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亦未有如今日 天其或者以中國久爲夷狄所侮方授

陛下以兼夷狄安强中國之事天錫 陛下聰明非不過

人但　陛下用之於叢脞不用之於帝王大畧此所以
未能濟大功也
上以爲兵須久練乃強余曰齊威王三年酣飲不省事一
日烹阿大夫用即墨大夫出兵收侵地遂覇諸侯人主
誠能分别君子小人情狀濟以果斷即兵可使一日而
強
余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余曰
陛下雖夙夜憂夷狄然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如爭巡馬過

來之類規模止於如此卽終無以勝敵大抵能放得廣
大卽操得廣大　陛下每事未敢放安能有所操累世以
來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　陛下若不務廣
規模則包制契丹不得

臣瓘論曰安石勸　神考慕夷狄則奏曰夷狄皆衰
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及論　神考包制契丹不得
則又奏曰夷狄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
論同一夷狄取快而言乍強乍弱況隨其喜怒而論
君子小人哉

○余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

余曰且以近事驗之方邊事之興

陛下一日至數十批降指揮城寨糧草多少使臣將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 陛下無所不察邊事更大壞不如未經營時此乃於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

○余曰西事之初臣不敢先事極爭

余曰如西事之初 陛下喻臣與韓絳中外一體且相協濟臣竊謂 陛下此言是待臣與韓絳皆欲以事爲

己功也臣以此於西事不能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
不敢嘿嘿但人臣之義盡而後入故不敢先事極爭先
事極爭則無後事之驗臣終身受妨功害能之嫌
○余曰眛昧西事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
余曰眛昧西事自是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若　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
之事
○余曰浮議至於歸咎保甲淤田
余曰請試論近日慶州兵變

陛下不免旰食大臣宜以此事共憂所以消弭然方共乘

陛下恟懼合爲浮議至於歸咎於淤田保甲淤田保甲與

夔州兵變自不相關此衆人所共知非待至明然後察

也衆議盡然

陛下雖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憚否大臣在目前議論尚

無忌憚如此則遐邇疏遠何以禁其不爲欺罔

臣璀論曰臣伏見熙寧四年三月十七日内降德音

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内耗黎元秦晉之

郊重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惻隱之恩以

昭悔過之義臣每讀此詔未嘗不流涕也韓絳邊事罪在安石　神考推恩悔過未嘗責安石也安石著書欲掩前罪乃鋪陳誣僞之語於韓絳敗事之前然後於韓絳敗事之後歸過　神考其所鋪陳凡有四語其一曰臣非怯而憚事以謂　陛下且當柔遠而脩中國之政其二曰豈宜不以生事爲憂其三曰今災異衆闕中旱正是欲靜邊鄙之時其四曰闕中驟然豈宜更有可悔之事夫造作邊事本由安石安石所謂爲何嘗畏災異而憂生事哉四語誣僞可謂甚矣

日錄載韓絳之言曰王安石忠於陛下所以盡言
又曰安石所言皆是陛下但聽之三四年後便見
效又曰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省察
及韓絳求去安石則曰韓絳不宜如此如此則遂無
一人同正論以此觀之絳與安石可謂合矣
神考以昭文殿大學士超命韓絳而位之於安石之上
者以與安石無嫌故也至於許其便宜節制諸路皆
安石所肯然後施行及韓絳敗事安石則曰臣自接
侍清光以來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畧一旦

陛下舉一方之事屬之則邊事自宜如此又曰
陛下失在不詳慮熟計又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
於一大事獨誤今日國事亦猶前日邊事也夫詳計慮
不熟以誤大事眞是安石之罪歸過　宗廟乃以爲
西事之初不敢先事極爭安石議事果是不爭之人
否又謂慶州兵變不當歸咎於保甲淤田保甲淤田
尚不可歸咎而可歸咎於　宗廟乎
○諸公皆不與聞
進呈沈起奏狀　上言今起容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

與聞也所奏乞
上皆從之
臣瓘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likely不可用
神考曰用兵安可無名安石曰　陛下若果欲用兵何
患無名於是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
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爲事成錫功於安石事不成則
引咎於己韓絳西事旣敗　神考降詔罪己未嘗責
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錫安石曰非卿主謀
於内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於安石及其奏

功則　神考擢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起亦受旨於安石及其敗也　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曲從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也　神考之於安石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　上者宜何如哉臣今考日錄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長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筭已付章惇而神考爲人游說郎欲陂援蔡燁然後言王韶章惇之必可任使其意以謂能知王韶者余也非　神考也能用章惇者亦余也亦非　神考也矜主謀之功反覆

張大至於數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於韓絳敗事則曰　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大事獨誤又曰若　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安石自作可悔之事而怨爲誣誕歸過之言

神考愛民之意孚於天下此等誣辭何累　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變事致令交趾犯邕圍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　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人不盡知也邊事未作之時　神考有罷起之詔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

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州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入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横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安石護起　神考亟遣其請不欲盡行耳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客謀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　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邊事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己二敗則歛怨於君呂誨之言辯之早矣

右邊機門編王安石日錄語凡七段

臣璀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國陽也戎狄陰也兩不相傷則治道明矣蠻戎猾夏不可也窮兵黷武亦不可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本朝之所以待夷狄者是矣景德中契丹寇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時若無寇準則自江以北非我有矣欽若鄉里墳墓皆在江南倉猝之中謀畫如此王安石於四邊無事之時不恤北境其論巡鋪則曰雖棄雄州無害其論水利則曰塘濼可決水為田卞等㝡據日錄以動邊機假託經義以文姦意尚賴天扶持宗社不可傾搖

私意之臣姦萌自露往者不足道來者尚可爲所欲詢諆當得平心愛國之人如寇凖者然後可以無悔也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七卷

論

兵門第六

○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上論用兵須有名如何僉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

臣瓘論曰古人有言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焚之禍生於自用而無名也　神考曰用兵須有名可見聖主之本心矣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何

其言之乖戾也實不當用立名而用之豈王者之兵乎意欲用兵則立名而樂殺意欲殛竄則立名而妄誅凡學安石而有爲者皆祭述此意

○余曰非什伍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

上諭所以致國治強余以爲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則不可以致治強他時固未易議此如

陛下明於道德憂勤政事上下無弊乃可以議此

臣瓘論曰安石曰非什伍其民而用之不可以致治強蓋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

○余為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趍爲兵
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潞以爲決不可行余曰恐不可行但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習兵則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爲當如差役法自內脩之法成則可舉而措之天下
上曰差役則如此可也兵事必須自有兵處始則人不駭而事易就余曰誠如此但恐遽臣未能舉此以副
聖意者因畧爲　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趍爲兵
臣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趍爲兵安石此語

亦爲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也
○余曰欲變募兵之弊宜果斷立法
余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陛下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
備具不然無補也
○余曰宿衛法固易變
上言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而主名未立宿衛法
不可不急變革余曰臣固常論法固易變
臣瓘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創立新說

然後造爲 神考聖訓謂當息變其法蓋託於先訓
則可以必 聖主之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禁士大
夫之竊議二者行於前三衛作於後漸危根本忠義
寒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私史若非
陛下守
藝祖之宏規循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叙行之今
日不知其何如矣
右論兵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五段
臣瓘論曰以道則皇以德則帝以功則霸以力則強

藝祖創業付畀後世專用皇帝不以功力卜都於汴非恃山河之固也其所恃者民心而已矣民心休戚繫國安危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於是精選募兵慎擇宿衛所以上安 宗社下保生民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安石之謀則異乎此矣欲以義勇代宿衛欲以保甲代募兵分將豪傑既欲付之近臣翊衛至尊又欲委之子弟河北州縣則以爲可併江南州縣則以爲可析以果斷易變爲請以 神考畏憚爲非

神考憂深慮遠終拒其奏國本安寧萬世永賴其在茲乎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八卷第四

處己門第七

○余曰臣脩實錄見趙槩日錄一册乃知趙槩非長者也

上問歐陽脩余稱其性質甚好　問何如邵亢余曰非元比也又問何如趙抃余以爲勝抃

上曰人言先帝服藥時脩見

太皇太后決事甚曰官家病妨甚自有聖明天子余曰語

非士大夫之語必非脩出若
太皇太后決事有稱歎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
如
陛下所聞必非脩語　上曰語出於趙槩余曰臣脩實錄
見趙槩所進日錄一册如韓琦言語卽無一句豈是韓
琦都不語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爲不便者所錄甚多
漏中書語人以此怨歐陽脩但謂其淳直不能匿事及
見槩所進日錄乃知槩非長者也
臣璀論曰治平中韓琦趙槩歐陽脩同爲執政

神考嗣位之初安石脩撰
英宗實錄見趙槩所進日録一册如歐陽脩言語於傳布
爲不便者所録甚多史官王安石於是謂槩爲非長者
焉以其歸過於同列故也歸過同列猶曰不可則掠美
於己而歸過於君父者其罪當何如哉詆誣譏玩之言
布滿天下於　神考爲不便者其傳廣矣尊主愛君之
士無不痛心　聖主所宜察也
○上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衆人所不見
上又顧趙抃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見

上曰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
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
上曰流俗小人論說不可聽流俗人所共稱以爲好人者
却不是好人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
流俗毀譽亦何由能安職朕極知委他相公且與協心
施爲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須與他勉强施爲
若虛過却日月乃是自棄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
內批令改定經義序除進呈

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不便且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能如此豈不自知

臣瓘論曰安石初進三經義序極其褒讚

神考命安石改進此聖人之謙德也安石退書其事乃僞作

神考譔詞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又曰卿言當爲人法嗚呼言而世爲天下法此聖人之事也安石之言自謂可以爲天下法而謂

神考比文王則爲天下後世笑詆誣宗廟可謂甚矣凡造

神考譔辭皆用此意有曰朕穎鄙有曰朕才力

庸短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
其誣不一愛君之士開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
神考熙寧之末既逐鄧綰尋出安石尤以
神考陟降
爲非而誣造聖訓者於文字以舒其悖訕之氣
〇余曰譏誣之人才或過於呂誨則臣不敢保
陛下無疑也
余曰臣平生操行本不爲人所疑在
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蒙
陛下不次拔擢曾未有所施爲呂誨乃便以方盧杞就令

臣所有如杞亦須有所施爲其罪狀明白乃可比杞今既未有一事以比杞此不待　陛下聰明然後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譏誣之人材或過於呂誨則臣未敢保　陛下無疑也

臣瓘論曰臣嘗讀呂誨論安石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咎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孔宣父之明孰能去之盧杞天下謂之姦邪唯唐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伏見參知政事王

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又曰
侍講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有請坐之議亂
君臣之分况非道德輔聰明者乎但要君求名而已
又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對
奏留身進說多乞
御批從中而下以塞同列議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
怨於君又曰挾情壞法狥私報怨又曰小忿必報纖
仇必復又曰宰相不覩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
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　聖意皆然不應是安石

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勑命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
作威聳動朝著又曰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又曰
陛下方稽法唐堯親睦九族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
建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
陛下尋有旨送中書欲以其正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
言以惑　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姦迹甚明又曰
兵與財兼領之其握權重輕可知矣雖[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權
財利其實動搖天下也又曰誠恐　陛下以其才辯
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遂致大姦得路

群陰彙進則賢者退亂由是生又曰臣究安石之迹
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
上以欺下臣竊憂之故安石以誨爲讒誣
○余曰　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余曰正士君子固有不爲功名爵祿事　陛下陛下似
於君子小人殊未察　上曰知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特
朕知卿人亦具知若餘人卽豈可保
○余曰臣父子以小人紛紛不敢安職
余曰臣父子蒙　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

以待　陛下深察誠欲助成　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復蒙　陛下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粗有所効以報　陛下知遇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

上曰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余曰臣前所以求罷者皆以

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今來直以病故非有他

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朕亦與雱說卿莫只是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

臣瓘論曰雱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廷之臣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論無足辨者至於造

神考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爲則是託訓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似未體朕意諸事切勿爲嫌疑形迹

○余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客院退　上曰人才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畧不過

能保　祖宗舊業而已余曰　陛下不宜過自退託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臣瓘論曰安石託訓之言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而
自書對上之言曰以　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
及以君語臣而曰仰慕責難於君而曰企及非臣之
所敢知也
　○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居東
上曰周公爲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
朕與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卿亦可止

臣瓘論曰熙寧八年安石再爲相其年七月頒三經義於天下當是之時安石與呂惠卿同在中書已反目而不相語矣明年　神考以御史中丞鄧綰姦回頗僻怒而出之安石求出亦不留也觀其人讀其書不論其人可乎臣今取三經義考安石及雱解經之微意先論其時然後以日錄合之議瀆之言藏於經義詆誣之語肆於私史追思　神考所以眷待安石之意臣能沉涕而已矣雱所撰書義以謂聖人君子不可疑而遠之也疑而遠之則違天矣又以謂人君

不明可惑以非義則於周公忠信不敢無疑又以謂成王不明爲小人所惑故疑周公又謂成王易懷疑忠聖之人而安石所撰師八成義以謂守正特立之士以邦朋邦誣而不容於時此禍本之所在而大盜之所以作也蔡卞繼述之說其本在此守此意者謂之守正不然則指爲邦朋立此說者謂之特立不然則指爲流俗非我類者皆邦朋也異我說者皆邦誣也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廢其所謂邦朋邦誣之人從而喜曰禍本消矣大盜息矣此卞之所謂

國是也人主不得遂同列不敢議悖布在其術內而不知也臣昨在諫省嘗進中說一卷但論蔡卞力主私意所述在彼負誣 神考瑕疵 哲宗及觀日錄然後知罪乃始於安石雱假詩書以文其姦安石託聖訓以肆其誣三經日錄誣偽相應雱要以易壞之語誣渟成王所以甚明其父之聖忠而不可疑也安石自聖遂以其悖詐之身僭比周公而以含糊不分明之語上詆 先烈者不可一一數 聖主繼志述事事忘上迨遠三經包藏之說日錄誣訕之言其亦忍

聞之乎向使安石不著日録則私意之在三經及他書者未盡露也今三經日錄前唱後應枝葉蕃然非無文義而天理舛逆奸名犯教習用其說者終爲身害臣於王氏之學安敢無改往自新之意也

右處己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凡十一段

臣瓘論曰爲人臣者以臯夔稷契自處則必處其君於堯舜以伊尹傅說自處則必處其君於三代臣竊考日録王安石之所以自處者何其異也誣蔑

神考加以譏玩託訓造誣靡所不至而自以其身比之

皐夔傅說嗚呼何其異也　神考以堯舜用人之道
舉安石而相之虛心眷倚誠禮俱盡雖成湯之於伊
尹不過如此及鄧綰以姦回敗露安石求去亦遂出
之然後自攬威柄用人雖己凡安石所怒之人無不
復用凡安石所喜之人往往斥去不膠不執聖政日
新自是厥後豈復以安石爲可任也哉見賢焉而用
之有罪也而去之此　神考之所以合乎堯舜者也
北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神考所以合乎成湯者也
安石退居以後追思前事有不當之悔無克己之功公
抵祇悔不改安於遂非游蕩既遠終以迷復著書歷詆

不分上下傲然自聖聊以忘憂而已矣雱謂安石之聖過於仲尼安石謂小人紛紛獨賢其子當是之時臣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患史事之難究棄而不習悅莊周之寓言躋為聖典凡安石之身教王雱之口學臣皆以為是也昔之所是今覺其非既知其非安敢不改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九卷

寓言門第八

□上言卿朕師臣也

上曰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卿所以爲朕用者非爲功名利祿但以懷道術有可以澤生民不當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所以相與盡其道以爲人民而已非以爲功名也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朕頑鄙初

卿師臣則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師則假張戩之言
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就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以
爲　聖主之師乎况張戩言行出處自有本末豈肯
崇奬不識去就之人而請　聖主屈己以師之哉
神考以堯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
安石乃欲與惠卿常秩俱爲師臣輕慢君父不亦甚
乎其事矯僞臣故緊之於寓言
○上曰楚國長公主衣衾至有蟣蝨
篤至楚國長公主宅澆奠　上召中書入見慟哭言李瑋

朕問他如何做得事戩言當築招賢館如常秩者德行爲
衆人所推必大過人致之館中令執政時往訪問政事
陛下亦屈己師之
臣瓘論曰熙寧之初　神考以安石爲賢自鄧綰黜
逐以後不以安石爲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鬱怨望
當此之時傲然自聖於是書記訓之言曰卿朕師臣
也又曰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爲君臣宜爲
朕少屈此等不遜之言託於　聖訓前後不一又謂
呂惠卿亦師臣也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己師之患

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㡳
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
上言難得知經善講者吳申不能講韓維亦不知經義今
差呂惠卿說書退而曾言師臣不可復兼條例司余以
爲無害乃已
○張戩言當築招賢館致常秩館中
陛下亦屈己師之
上曰張戩言王安石負儒學並未能爲　陛下做得事

負　仁宗恩遇長主無恩禮可　便與節度副使安置

上曰瑀[] 都不恤長主衣服飲食藥物至於呼醫亦多作阻隔長主衣衾乃至有蟣蝨至自取炭生火炭炕傷面

臣瓘論曰大長主衣衾而有蟣蝨豈實事乎臣故曰寓言也

○余曰章辟光何以合　聖旨

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爲人果然所言但爲身計而已以爲人多排擯蔽臣者余曰此人本亦無文學不知何以能上書合　聖旨疑有所假手

上曰所上書文辭亦甚好

○余曰外人但見　陛下數說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

余曰　陛下比見章辟光在廷之士極怪駭人主誤見一小人亦豈遽有傷但　陛下未時見士大夫而所恃見乃眾人共知其姦險者則在廷怪駭固宜輔臣皆得侍　陛下清光見　陛下分別邪正是非詳盡至於外人但見　陛下數說如章辟光者則於聖德不能無疑聖聞所以不早布於天下誠以時有此等事故也

○上欲加辟光罪余曰辟光疏有何險語今以訪聞便加之罪恐刑罰不中
御批近以章辟光入奏言事内一事防微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謹宿衛出入又言當令岐王建外邸訪聞乃自傳播云言岐邸事稱　旨故召對觀其意乃懷姦間吾骨肉以要利置君於惡理不可容朕誤見此人曉夕思之甚爲慚愧可將此上來取旨及呈吕誨言共傳播
上曰如何處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辟光疏有何險語　上曰無險語只言當防微杜漸而已奏對云何

上曰亦不過如此余曰辟光誠小人然　陛下訪聞之語
恐未必實且辟光旣作傾險事亦何肯自傳播或恐奏
疏時疏爲人所見或恐奏疏後語從中泄令以訪聞便
加之罪恐刑罰不中繫朝廷施行賞罰欲後無弊且言
逮外郎事在召對之前　陛下不以爲非今因傳播而
罪之是　陛下納其言而惡其播恐累　陛下至德皆
曰亦須慮與一差遣令出去　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
陛下召見此人都無奬擢卽是不納用其人可知令與差
遣遂去則議者必謂　陛下納其言惡其傳播而已恐

非所已聞也

上曰善只納下文字休

臣瓘論曰昔安石用章辟光之言力拒　聖批使不得行呂公著范純仁之徒亦各有章疏彈擊安石以辟光一事爲安石衆罪之首安石追愧前謬退而着書反覆數千言變亂事實以文己過遂以其事歸於神考欲以上誣　宗廟下罔後學大抵所書之辭皆以分析呂誨等章疏爲主嗚呼威靈在天安可誣也士知公議安可罔也臣於聖訓門中既論之矣虛無不

實故復繫此於寓言

○余曰　上言開陳事退輒錄以備省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

余爲　上言與　陛下開陳事退輒錄以備自省及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

臣瓘論曰日錄蓄安石之言曰與　陛下開陳事退輒錄以備自省他時去位當繕錄以進臣考日錄凡日之所開陳書於日錄有至數千萬言者自朝至夕奏對於　上前議事於中書延容詢訪或至夜分而

一日之內輙録之言其多若是臣是以知其爲寓言也繕寫之語奏白於未相之時又七八年然後去位去位以後九年而薨於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臣是以知其爲寓言也熙寧九年御史中丞鄧綰以頗僻姦回敗露黜逐 批訓聖明惠卿所奏日録三卷其間所記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何用此得罪若使安石當時果有進呈之語則 神考既得惠卿日録之後十五六年並不取索者何哉然則寫進之語可知其欺僞矣虛無不實故臣以爲寓言也

右寓言門編類王安石日録語凡八段

臣瓘論曰莊子曰寓言十九蓋十語而九虛無也虛無之說其可稽乎無稽之言不可聽也而可以用之於天下乎用其說於天下不衰則亂西晉及江左是也

宋高祖立儒妙史文四學君子以爲不可夫道一而已矣學道者豈有四哉史者往古之事實文者剛柔之相文無文無史烏可以謂之儒也王於莊周妙學則虛無似理實不可用古人有言曰譬如欲造宮室必

於空地若於虛空則不能成儒者之空空地也莊周之空虛無空也託於虛空而欲求宮室之成是適越而北轅也然莊周著書汪洋自適而已本無誑齊求利之意故寓言之過小安石著書掠美歸過誣君訕上故寓言之罪大宋齊丘學博名重自致顯位一不如意則携衣笥望泰淮門欲去者數矣輕於去就視鼎鑊如無也同類尊獎以爲國之元老又曰宋公造國手也而其友李誼古陳覺之徒專取莊氏之學以文其姦喜妄說其言當時謀議皆可考也人之常言曰

老聃莊周臣竊以爲老氏莊氏不可同日而語也堯舜之道安民而已矣老氏清凈何負於民漢文用之黎民醇厚三代以來治天下者莫有及焉豈可與莊周寓言同日而語哉若使漢文專用堯舜則其治不䢜於三代矣老子之言曰善言無瑕謫又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蓋老氏之言以無爲爲本以不言爲教及其有言也貴無瑕謫其肯十語九僞而爲學者之大患乎故臣因論寓言而兼明莊老之所以異

四明尊堯集後序十卷

右四明尊堯集者。芻蕘改過之書也。昔諫省所論合浦所述。妄推王荆公以爲　神考之師。又妄以王荆公擬於伊尹。議論乖錯。得罪公議。窒惕悔恨。故不敢不改也。夫芻蕘者。匹夫之采薪者爾。其人未必有知。而其言或不可廢。心竊效之。此集之所以作也。　聖主詢知。因命取焉。此集之所以達於上也。野人之芹。欲獻無路。適逢詔索。鼓舞而進之。自以爲適。及其時。不知其可不可也。集有序。進集有表。自得罪至台。又有謝表。瞿所以改過之

因。幷所以得罪之由。皆具於二序一表之中矣。夫辟廱坐像。天下之有目者。無不見也。天下無北面之禮。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聞也。神考任相先舉後黜之序。合於虞舜。天下之有心者。無不知也。芻蕘雖陋。是亦有目有耳有心之民耳。四海九州豈獨一芻蕘哉。集衆說而進之者。乃芻蕘之任。易輕生者。爾其心以我宋爲重而不合乎明哲保身之義。下愚不移不可改也。已政和元年十一月。始至竄所。二年正月尚書省劄子委台守取索尊堯集副本。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台守於朝

旨之外。遣兵官突來追攝。囚之於石佛寺。然後遣兵官入家搜索。并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瓘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荆公爲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覽此書。内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於行篋。到台不敢復閲。即以寄於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僕往通州本家取索前集之藁。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 旨取合浦集副本。然切考批中之詔。辭旨温潤。然後知正月之索。奉行峻切。非 聖主之

意也。璀自抵丹丘䠶硊尤極人情畏惡日甚一日。當此之時。察之於衆毀之中。知其有愛君之意。雖在危辱。或庶幾乎無憾者復何人哉。賢士大夫。嗟惘之餘。或惡其以訐爲直。或責其干時而動。或疑其所以著書者。初緣私隙。或謂其所以忘生者。專爲取名。往往多中其病。嗚呼。直而不訐。動而不干。時以公滅私。名實相副。此皆賢知之事也。惡不肖者而責之以此。是乃賢士大夫樂成人之美者。汎愛長厚之情爾。又或以謂善善惡惡者。春秋之義也。匆蒐之書。曷可僭此。璀則以爲不然。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乃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父之志。兄之願。皆本於春秋。則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當繼其志。隨其願而已矣。義當繼隨。乃古今子弟日日常講之事。若以是爲僭。則是棄此而取彼。若爲不僭矣。又況天尊地卑。卽是君臣之義。凡在覆載之間有心知血氣之類。皆由其理。由之而不知者。非不具也。父坐而子立。羔羊有之。君一而臣二。螻蟻有之。夫羊蟻以來至于今日歷千萬世而不斷者非此理乎所傳衣鉢一芻蕘其性雖異而同具之本皆出乎一理自太古易其

位則此理倒矣。芻蕘之所論者。論此而已爾。故璀進四明表云。豈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何嘗有僭擬之論乎。取諸羊蟻。驗諸天地。然後知辟廱坐像。及天子北面之說。爲不然耳。初建中靖國元年。蒙恩除實錄院檢討官。璀辭不敢受。當是之時。未有辟廱坐像。而王氏自聖之書。已在史院矣。鋪張短薄之詞。紀述我宋之事。知而爲之。其亦忍乎。自王氏作畫贊以來。宗王氏者。皆以荆公爲過孔子矣。畫贊唱於前。坐像應於後。迨今三十餘年。元祐學術。雖已焚蕩。而熙寧之異論。

共在人心者未泯也。如中丞呂公所陳十事。瓘盡取其言載於集中。又曰錄所造熙寧之初對　上之言曰佗時共致太平。惟呂惠卿一人可望。又嘗謂呂太尉之學。出於生知。又熙寧之末。呂太尉究邛奏劄之言曰安石聞望一旦掃地。又謂臣之所言。皆中安石肺肝之隱。瓘於尊堯集亦載此語。因繫之以言曰呂某呂某其趣雖異。而中其肺肝之隱則一也。凡集中所載如此之類。雖曰得之公議。然而取捨之際。亦繫芻蕘一時之見。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乎。更在後之君子審辨而已。瓘竊謂

天下大理。譬如一身。衆賢之在身。猶手之有拳指也。其爲拳也融結而不貳。其爲指也分布而不一。指縮而爲拳。拳舒而爲指。或弛或張皆此手也。一動一寂皆此身也。身者天下之大理也。鼓身之物其唯手乎。

聖主聖度如天無不包。覆前日放廢之臣。時一敘復不終棄也。一日舉而詢之。則必各有對 上之言矣。開陳大理。博訪公議。則 神考任相終始之意。我宋强盛不拔之本。何患於不白哉。今日芻蕘之死生何足算也。俚諺曰。市無丹砂。勿棄赤埴。盧華並試。野醫退藏。此亦自然

之勢也。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前年初抵丹邱。郎杜其門。默自喻曰心所欲陳。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然而緣取副本。內外紛擾。又半年而後定方追遞。因閉之時旨外施行。既不可測。顧計明前因有係吝之意。既而愧且嘆曰口談致命。而心則動搖。將何以善其死哉。念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集矣。終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揉之而不捨乎。初政典局奉

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

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函封

具奏請於

御前開析。由是徑達一覽。方舜主繼堯之時。開尊堯之說。舜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及尚書省取索副本劄子付台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英家。已下衢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容劄之語。非萬方蹤遠。所可遍閱者也。今除副本之外。尚餘此藁不敢復藏於私室矣。欲鑿其餘語跋於此集之後。以俟後賢。而心力疲乏。恍惚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惛眩不寧。臨紙數休。勉強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鮀花。已死而不知其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餘生。將何以哉。又況絕祿以

來。苟營活路。積垢如山。死有餘愧。雖並舉百川之水。其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鷦鷯之命。卒脫寬網。而身心垢穢。亦明時之棄物矣。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安養不在彼浮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國也。洗心之藥。莫良於此。晁文元公亦云。但以無生一方。徧治衆病。前哲之所自悟。先覺之所躬行。實告之矣。心不頓革。敢不習乎。淵氷之地。死將及之。尚敢懈乎。蓋捐書不讀。亦不復爲文。冥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而爲太平采薪之民。殁作我宋無憾之鬼。復何事哉。而今而後。真可以忘言矣。此

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政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特勅停送台州覊管前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書于寶城之南

先父忠肅諫議在崇甯間奮身徇國危言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推崇　君父排抑姦罔尤見於尊堯一書昨李光待制守邵陽日嘗刊版於公庫正綱叨屬漕臺又得書坊本訛脫至甚因用舊本以俸金命工鋟木藏諸私室非敢暴耀掠美深愧此書泯滅失眞而先父愛君憂國之誠無以貽訖於後裔云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望日男右奉議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魚袋正綱謹書

太祖忠肅公著尊堯一書為姦人詆誣欲
殺其身火其書而不可得紹興間公之仲
正同以家藏本始刊於昭武公之季正綱
因書坊本訛甚重刊于三山蓋深懼泯滅無
以貽範其子孫也柰何世故多更舊版銷
燬為子孫者可不思繼其志以傳於後人
歟昔先子松礀公諱宣子嘗刊責沈文及
年譜亦有志是書而不克複後至元丁丑
東沂
裕齋陳侯　洪　來尹沙陽拜謁祠下詢

訪遺文因奉祀田之入復歸于祠文綗乃告族長桂山曰祀租且歸矣吾太祖忠君之誠萃于粤充一書不可以不傳後族長

書沈文

適粤而北轅粤不可至從粤人而置於齊里則粤語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竅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

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有於求師顔子不還不貳得於孔子希顔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寄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無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産也而能悅北方之學莫之或先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

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者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監哉子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

漸於是時亦所以聞謦予之謬予始忽其
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令漸來天台考
其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
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
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學者心
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
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矣
合抱之材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
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可以愈於彼
爾而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

乎一默非語言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
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
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
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無言作
責況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
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元大無

論尊堯集表

宋岳珂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與婿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亟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齋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寘獄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　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諭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

和元年　徽祖開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

子正彙獄徙通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荊公封舒王配享

宣聖廟肇叔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

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

官舞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

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

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享後世所以廣上下

之祠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為何代之主
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
倨而坐視百官氣欝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
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九年安石之屏
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宇威加於鄧綰萬幾獨運
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
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
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僭君
之罪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頴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

碎水新離像成於一婿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塡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載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覩尊王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氷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璀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毁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勅停送台州覊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則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

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發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諛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

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天下俚猶不慊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議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為對未嘗為止袁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鄉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

靖康撤荊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　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眷之故不忍以荊公爲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閒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公顯勛親紀其事羹墻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迹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劉朔齋跋尊堯集　　宋劉震孫

忠肅陳公尊堯集與介甫日錄字字對壘使天下後世知神考之聖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貿亂上以紓在天之憤下以彰無君之戒猗歟偉哉方京卞得志諸賢被禍非公有貫日月裂金石之忠義有動山嶽倒河海之力豈有蹈白刃甘鼎鑊之氣節奮此筆誅此奸則邪說肆行天下惟王氏之信而神考畏天法祖愛民之本心亦將闇然莫能暴白則是書也直可與尊王一經并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非若世

之鄙夫患得患失者願以險佷自用剛愎好勝所爲一不遂則忿懥所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憚者亦不敢出諸口介甫獨倡言之而不怍食餌之詐仁祖薄之則御志不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廢之則怨懟不平而誣謗之史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誤國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生斯人豈偶然哉震孫蒙恩使閩行部過延平嘗有詩云川媚山輝寶氣鍾尊堯而後幾儒宗往來但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

其景慕之意一日公之裔宣子袖此卷相示欽容肅讀生氣凜凜如見公手題臣某謹對時不意瑯老有此奇事乃爲記其梗槩於後爲子孫者其寶之咸淳二年七月己亥後學渤海朔齋劉震孫謹跋

跋重刊尊堯集序

元林興祖

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日錄何其與乖悖子雱尊其父婿卞尊其婦翁臣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尊堯集異矣翁九世孫文綱重刊是集天子南面之靈春秋尊王之意豈容撰日錄者之坐乎其旁豈君拜於前而容其舊臣之坐乎其上予讀重刊集又喜其孫之能尊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乎其端歲在己卯後至元之五年夏六月十有二

林興祖

日前奉政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兼勸農事三山林興祖

拜手謹書

昨夕煩熱不得眠侵晨坐園中水榭校畢

四月十一日辰時記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張　泰

四明尊堯集了翁何以有是作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了翁之心其孔孟之志之願歟有人於此言僞而辯行僻而堅順非而澤彊記而博如亂政大夫少正卯幸而免於誅而不能逃於呂誨先見之明退而著書憤懟怨望旣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侮上創天子北面君臣迭賓之議以亂大倫及其歿也畫像有贊出於子雱之口辟雝坐像成於婿卞之手至尊行禮於其前故臣驕倨而坐視將使堂陛陵夷冠屨倒置救後世擾奪

之惡自開闢以來未有悖慢如王安石者也學孔孟之正道爲有宋之諫臣能不爲之寒心乎此了翁四明尊堯集之所以作也集有序進集有表編類王安石日錄凡六十五段釐爲八門始於聖訓終於寓言又各爲論以繫於下公平生奮身狥國危言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所以推崇君父排抑姦回尤見於是書葢公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矣於是安石作俑於前雱卞效尤於後向微公著論以闢其非則何以誅安石無君之心解神宗震赫之怒慰夫子在天之靈明春秋尊王之義而扶植名

教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君臣之大義截然天冠地屨之分凜乎其不可犯邪是集當時已獻之黼座藏諸金匱久矣至公九世孫文綗復梓行於世其有功於世教不小正統戊辰適罹兵燹彝復重刊貯之祠宇今其十二世孫瀚爲博士弟子員問以後序屬於余余生也晚且不文姑述其梗槩而僭序諸左方云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舒　芬

四明尊堯集了翁陳先生闢王氏日錄以尊其君者也今裔孫以尊堯序屬芬芬獲覩闕里敢拜手稽首叙曰在昔帝堯惇仁義以治天下其道一而已矣三代世守以爲典法周降而季始有外其道而爲異端者由是岐而爲二焉如楊墨言仁義至於無父無君與吾聖人之仁義不遺其親必急其君者判如氷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也故孟子闢之爲禽獸不與人類齒蓋楊墨不闢則仁義之道不行仁義之道不行則君父之分不尊心術仁義之說不

容於不作也至於王氏之學則不然假仁義之道以文其行而實背之狹仁義之術以事其君而實傲之蓋非楊墨別爲一種之學也將擠之爲異端則誦法吾孔子者也將與之爲聖賢則奸名犯教而非吾仁義之道也了翁所以始則蔽其術而深譽之終則悟其非而深闢之蓋王氏不闢則仁義之道不明仁義之道不明則神考法堯之道爲不尊矣尊堯之集亦不容於不作也矣闢王氏以尊堯與闢楊墨以尊君父蓋同功而異指其爲世道慮也深矣且孟子闢楊墨於方熾之時了翁闢王氏於旣殁之後非有

遲速之不同由二氏之學有不同也楊墨之學淺而易知譬之有形之疾發與肢體之間藥餌鍼砭施之而無疑也王氏之學深而難破譬之無形之疾發於臟腑之間必診之脉絡察之形色遲久而後知也了齋豈無定見而反覆其證哉雖然世固有誤察其證終迷而不復者了齋後之不遠誠醫國之良也惜乎道君不能用遂至疾至膏肓延及天下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旹正德己卯九月九日賜進士及第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國史脩撰進賢後學舒　芬拜手謹書

舒芬終

跋

光緒甲申歲春正月衆謀重刊

了齋公四明尊堯集旣蕆事宗人紹泉者

以書來囑爲跋語於虗公節偉矣生平言

行具載宋史本傳及前後序言之綦詳無

煩縷述然而日月有薇蝕山河有潰決其

愛君憂國之苦衷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
爲終窮百世下讀之尚使人凜凜有生氣
也謹識數言於簡末

宗裔如溶敬書

四明尊堯集者十一代祖忠肅公所著也考是書作於宋崇寧五年至紹興四年公之次男正同糾刊版行世後至元五年己卯九世孫文綱重刊於祠下明天順七年癸未十二世孫紀又刊於臨川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十五世孫載與編輯公之言行錄訂為八卷集列第五卷國朝康熙十七年戊午裔孫孔項始刻此集於沙雍正二年甲辰又得裔孫象瀚重刊版藏沙邑公祠內迨咸豐三年癸丑祠遭回祿版亦燬焉泉嘗考先代著作尊堯集以外有言行錄了齋文集

易說約論誄垣奏議遯齋閒覽默堂集諸書鄉居僻陋採摭無從惟此集僅存又以版燬後刻本寥寥無幾屢經尋訪未獲也光緒七年辛巳 泉承闔族命督脩遠祖 中丞公祠及豸山書院因於龍江宗人胡杰植英家和處得之披閱之下字裡行間多有剝蝕銷沉者恐百十年後遂湮沒不傳也嗣世子孫又安敢聽其糜墜因慨然有重刊之志爰請鄉先輩詳加校定付諸手民刻既竣又得宗人旭炯於鄧鑑塘先生處獲公之言行錄爲明嘉靖間印本爰將第五卷

再爲校對視龍江所得者更加詳審惜此集晩出以未及校正爲憾因誌其字句於左俾後之有志重刻者訂訛刊謬庶幾定爲善本以垂不朽焉旹光緒十二年丙戌春王正月二十七世孫紹泉謹誌

一卷表

二頁第一行第二字從而舊誤作西

第二行二十字從弗舊誤作亦　十四行比諸孟子舊作孔子

三頁第四行十五字從壞舊誤作懷　十四行第六字從謚舊誤作謚

四頁第一行十二一字從鄭舊誤作鄭　第八行第十字從明舊誤作月

第十行十二一字從斤舊誤作斥　序三頁十七行十三字從僞舊誤作偽

六頁第二行下遏密（補）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計十五字

第七行十五字從棄舊誤作葉　十頁第六行首一字從祐舊誤作佑

二卷聖訓　六頁第五行十三字從云舊誤作去

七頁第七行十二字從狀舊誤作及　八頁第十行第五字從宦舊誤作宧

十一頁十二行十四字從白舊誤作曰

三卷論道　一頁第三行二十字從河舊誤作何

第六行十七字從如舊誤作亦　十二行孔子曰（補）博施濟衆

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爲難計十九字

十八行十二字從事上在字誤　二頁第二行太苛下（補）士字

第九行第八字從者舊誤作若　十三行末一字從問舊誤作閒
十四行十一字從人舊誤作入　七頁第八行末一字從給舊誤作始
八頁十二行十四字從卑舊誤作平　十四行春秋者下補必陷僭
僞之誅死罪之名其實指以爲善而爲之計十九字
四卷獻替　五頁第十行之言曰下補如字
五卷理財　一頁十二行邦字下補貝字
二頁十二行天下下補耳譬如和羹當令酸鹹適齊然後爲和今
偏於理財與計二十一字
六卷邊機　一頁第四行十二字從墾舊誤作懇

二頁第二行未敢下補放字　三頁十一行三四字從忷懼舊誤作恠惧

五頁第三行十九字從訐舊誤作詳　六頁第五行十九字從韶舊誤作詔

十三行安石上補夫字　七頁第二行十二字從人舊誤作入

十四行十九字從壝舊誤作壇

七卷論兵

二頁第三行第七字從可舊誤作不　三頁十六行末一字從析舊誤作折

八卷處巳

一頁十六行漏字上補見槩多三字

二頁十三行十九字從易舊誤作是　三頁十三行第八字從著舊誤作者

十五行無疑下補也字　四頁第六行十一字從否舊誤作咎

八頁第一行十三字從聖舊誤作信 九頁第二行十八字從粲舊誤作蕃

十一行第九字從眷舊誤作春 十三行第七字從柄舊誤作炳

十七行安石上補以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 神考之所

以合乎成湯也計二十一字

九卷寓言 七頁第三行第八字從書舊誤作言

十卷後序 三頁第九行太古下補以求至於

今日亹亹而不斷者非此理乎冠屨衣裳一計二十一字

五頁第四行十三字從目舊誤作日

十一卷岳公論表 一頁十六行第十字從侯舊誤作俟

三頁第九行名字下補世字

十頁第五行舒公跋十八字從歧背誤作岐